



## 瑞士政要联名致信习近平 敦促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十名瑞士政要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敦促习近平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他们表示, 江泽民犯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大恶极, 必须被绳之以法。江泽民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罪必须严惩。因此, 他们和全世界所有正义人士一样, 都在关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控告江泽民的事态进展, 坚决声援诉江大潮。信中写道: “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 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

这十名政要包括四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 五名瑞士日内瓦州大会议员; 一名原瑞士联邦驻联合国公使。他们是瑞士联邦国会议员 Dominique de Buman, Leuenberger Ueli, Carlo Sommaruga, Didier Berberat, 瑞士日内瓦州大会议员 Marc Falquet, Henry Rappaz, M. T. Engelberts, Lydia Schneider Hausser, Buschbeck Mathias, 和瑞士联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 Jean- Daniel Vigny。

致习近平的信函译文如下:

习近平 (Xi Jin Ping)

北京中南海政要办公室

习近平主席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5 年 8 月 10 日于日内瓦

关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

主席先生,

我从媒体获悉中国希望朝着尊重人权的方向发展,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也知道, 您在过去的几年里所发起的反腐败斗争, 克服阻力, 对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或前责任人提起公诉裁决和惩罚。对此, 向您表示祝贺。

十六年前, 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意孤行, 决定铲除法轮功这一古老的气功修炼方法及其修炼人。他擅自建立法外机构 610 办公室 (不受法



律制约), 具体负责实施对修炼人的恐怖镇压和残酷迫害。“610”实施酷刑不设底线, 毫无顾忌, 残忍至极, 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牟利, 虐杀法轮功学员。

2006 年起, 联合国、欧洲议会及众多非政府组织等都发布报告和声明, 强烈谴责这一可怕的活摘器官罪行 (并得到全世界两百万人签字声援)。另外据我所知, 活摘人体器官在中国也同样施用于基督教徒、藏人和维吾尔族人, 只是规模小。

考虑到中国拟定的今后发展方向, 以及至今已登记在案的十三万四千份控诉书, 我们希望您能推动逮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相关负责人, 并根据其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大罪

行, 将他们绳之以法。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一事态的发展, 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 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

主席先生, 我们希望您能听到我的呼吁并采取行动。

顺致崇高敬意!

抄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

伯尔尼 (Kalcheggweg 10 - 3006 Berne)

传真: 031 351 45 73

电 邮 :

[china-embassy@bluewin.ch](mailto:china-embassy@bluewin.ch)

(文: 欧洲法轮功学员)。

### 天灭中共 三退保平安

2002 年 6 月,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一方巨石, 断面惊现六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亡 (见左图平塘县风景区门票)。经地质专家组考察证实: 巨石有 2.7 亿岁, 崩裂于 500 年前, 断面的字是天然的化石纹理, 文字图案上还有 2 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碎屑, 人工无法伪造。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一百多家



大陆媒体都曾对此做过专题报导, 但都隐去了最后一个“亡”字。“藏字石”向人们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机。天灭中共在即, 这必将祸及仍然追随中共的人, 愿您顺应天意, 快快“三退” (退党、团、队) 保平安!

# 两次被非法劳教 吉林省农安县李延民自述遭遇

【明慧网】我在读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期间，经历了脑垂体瘤开路手术，术后身体状态不好，两眼流泪、胃积水、颈椎痛腰痛等，于是停学在家休养。1996年正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所有病症都不见了，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自身许多不良嗜好、脾气秉性彻底改掉了，用“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善待他人。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对我家骚扰不断，多次要挟我在“不炼功、不上访、不串联”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我感到压力很大。

##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2000年12月9日，我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们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结果我被绑架到北京附近的派出所，当天转到房山县公安局拘留所，两天后，长春驻北京办事处人员又把我铐上手铐，劫持到农安县公安局，有警察把我身上一百四十多元现金抢走了，同时向我父亲勒索去北京回来的路费。我在农安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后，又被劫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我在教育队被强制学习劳教所的所规所纪，五要十不准，强制我看诽谤法轮功的书籍，录像。我一时一刻都被包夹看着，连上厕所也不离开。由于劳教所的潮湿环境，有个阶段我的手指，脚趾，屁股及大腿根部长满了疥疮，钻心难受，就是这样还被强制坐小板凳。我在五大队（后勤）时，整天被强制劳动，背沙子，刨鱼池，用铁锹翻地，用人拉犁趟土豆子等。有个叫李晓飞的副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电我（因我们集体绝食），直到我同意吃饭为止。有个叫王伟的队长，有一天他喝了很多酒，把我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电我（因我拒写五书），用脚踩着我的身体，直到电棍没电才停止，当时正好有个姓司的狱警（伙食科）进来看见。当我在劳教所两年期满的时候，因我不写五书，又给我加期四个月，送入严管班迫害，不让睡觉，队长张新用电棍电



我颈部。

在九台劳教所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度日如年，身体状态极差，承受力达到极限，眉毛几乎掉光，精神恍恍惚惚，差点崩溃。

##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2009年4月11日清晨，我正在室内炼功，突然闯进来自称农安国保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抢走我当时正在炼功的手机，把我和妻子及我母亲强行推上警车，在农安拘留所共同关押半个月后，我母亲被放回家，我妻子吕紫薇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我被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

该劳教所与所外一家造纸厂联合，一车一车的纸拉进来，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犯人把这些纸页子折叠成书后，再搬运回车上拉走，楼上楼下来会搬，上下楼都困难。狱警高志禄在我出所前恐吓说：你要不“转化”，出了劳教所就把你送到洗脑班，不“转化”再劳教。

## 各种迫害、骚扰不断

在我去北京上访的同时，烧锅镇政府人员张仁、大队书记李占林、会计于成恩、治保主任张学伟到我家，把我2000年5月14日结婚时所买的彩电、冰箱、单放机都拿走了，他们还把我父亲家的老黄牛也牵走、卖掉。

2003年4、5月份，我从九台劳教所回来后的一天中午，突然农安国保人员闯进我家，问我都跟谁说了老牛、冰箱、彩电等被拉走的事，我告诉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谁问都说。后来他们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做了笔录，才让我父亲把我接回家。

2008年奥运前，本村队长儿子来我家找我，让我到治保主任那去签个保证书，并恐吓说不去签字就报告派出所。后来村治保主任到我家敲大门，我没开门。老父亲知道后，到队长家替我签了字。这我才躲过一难。

2011年4、5月份，我与母亲从地里刚回到家，一群农安国保人员闯进家，说了一句“上边说你炼功”，就开始翻东西，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最后一个领头的说：“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了？”一连问了好几遍，我也没有回答。领头的气急败坏地说：“要炼就到拘留所炼去。”说完两个便衣过来架着我的胳膊要把我架走，这时领头的接了个电话，最后丢下一句话：“只要接住一个举报电话，发现一张传单，就把你抓走。”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

2001-2003年期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派出所所长李震及警察李占春闯到我家，用警车拉着我母亲去找到我妻子吕紫薇，然后把我妻子关入拘留所。

2003年，我从劳教所回来不到两个月，我妻子在农安打工时遭人恶告，被绑架到农安拘留所，后又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头几年每两会前或其他敏感时期，当地派出所片警及大队治保主任就到我家来骚扰，有时晚8、9点钟，有时甚至是半夜，片警突然敲门，看我在没在家，出没出去。

由于我家被多次骚扰抢劫抄家迫害，给我母亲精神造成巨大压力，她身体也受到严重伤害，于2014年正月胃手术，2015年8月5日又进行了胆全部切除手术，到现在刀口也不愈合，还躺在医院中。